

一個大無神論哲學家的轉變（中）

吳家望

英國哲學家安東尼傅盧(Antony Flew)是二十世紀舉足輕重的大無神論者。2004年12月，傅盧在接受哲學家哈伯馬斯(Gary Habermas)訪問時，宣佈他已轉變為有神論者（參考 Flew & Habermas）。有如晴天霹靂，這條新聞震驚了媒體。傅盧在為他的經典著作《上帝和哲學》(God and Philosophy)一書再版時所寫的新序言中，提到幾種影響他思想改變的學說，包括我們上一次討論過的大爆發論(big bang)和精確調節論(Fine Tuning)，是次要討論的原始生命論(First Living Matter-Biogenesis)和綜合複雜觀(Integrated Complexity)，以及下一次繼續討論的自然神論(Deism)和信仰假設論(Religious Hypothesis)。

三、原始生命論 (The First Living Matter—Biogenesis)

DNA遺傳學是自然主義科學家的驕傲，也是達爾文主義和新達爾文主義者的最重要的一張王牌。當傅盧和哈伯馬斯談到他最感興趣的目的論(teleological argument)時，傅盧說，「50多年DNA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資料與極為有利於設計論(designed argument)的論證。」他說，達爾文早在他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的第十四章指出，他的整個進化論論證乃從一個已經具有再生(自我複製)能力的微生物開始。一個真正完美的進化論必須解釋這樣一個被造物(creature)的進化過程，但是達爾文清楚的意識到，他本人並沒有提供這樣的解釋。傅盧的意思是，達爾文的理論沒有解釋從無機物質到有機物質的演變，也沒有

解釋從有機物質到原始生命的演變，以及從無複製能力的生物到有複製能力生物的演變。

傅盧將DNA與設計論相提並論，單刀直入地指出DNA資料為設計論提供了有力的論證，因為他知道，當前以達爾文主義為綱的生物學界，恰巧相反地必須堅持和衛護DNA的自然主義起源。傅盧在他的寫作中一再提到達爾文這段話，意思是：達爾文本人的進化論是從有複製能力的微生物開始的；你們現代唯物主義者何苦不顧達爾文願意不願意，硬把從無機物質到有複製能力的微生物之間的演變這些理論都歸咎於達爾文？

達爾文曾用生命樹和它的分枝來表示各類生物之間的關係。最近十幾年來，科學家耗資億萬來鑒定人類和動植物的基因組(genome)。每一生物，舉凡人獸花草都有它的基因組——設計的藍圖。遺傳學家丹頓(Michael Denton)就如此總結：

從DNA的角度來看，這整個生命進化之樹在本質上，不多不少，乃是一組龐大的、關係極為密切的DNA次序(sequences)，緊密聚集於這莫大的DNA次序的總範疇內；每一個個別次序都闡明一個有活力的生命形態，而所有的次序又是互相關聯，最終能通過一連串的步驟，歸根到一個原始的太古次序，那就是地球上的第一個生命的基因組。(Denton, p. 278)

簡單地說，每一個生物都有它獨特的，一覽無遺的DNA次序；它和昔在、今在和將來的DNA次序都是親戚；那家譜的起點乃是太古的第一個DNA次序——生命設計的藍圖。1953年DNA結構的發現被公認為是二十世紀生物科學的最重要事件。聖

經說，上帝六日創造天地，第七日休息。科學家傑特遜(H. F. Judson)不怕「觸犯神明」，寫了本書名為《創世的第八日》，描寫那「無瑕美好」(flawlessly beautiful)的DNA結構的發現。他說，當科學家柯立克(Francis Crick)和華特遜(James Watson)發現DNA的一剎那，「那整個DNA結構從億萬年的陰影下展現出來，絕對的單純和簡單，第一次被看到和領會」(Judson, pp. 173-175)。原來DNA的結構，一切生命的全部遺傳密碼(genetic code of life)，在億萬年前就已安然存在，可嘆人今天總算也懂得一點它的奧秘。所以，確據主義者傅盧不得不說，DNA是設計論極為有力的確據。

當生物學家認識到，DNA無法解釋生命的起源，無路可走，就投向「超越」達爾文進化論範疇的「原始生命論」(biogenesis, first living matter)，研究最原始的生命的起源。DNA的起源是什麼？即使有一天，科學家發現DNA的起源，那DNA的祖宗——最原始的「第一」生命——怎樣從無機物質轉變而來，還是個無法解答的難題。至於傅盧，當他體會到DNA背後有一位超自然的設計者時，生命起源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好奇心和注意力也自然地轉移到當前最熱門和難解的「最初生命論」。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這門「科學」還是紙上談兵。多年研究「原始生命論」的專家，以色列科學家拉哈夫(Noam Lahav)總結說，科學家研究生命起源論的種種細節，積累了大量的猜測、模式、理論和爭論，結果發現這門科學幾乎是一無指望(hopeless)。他說，這麼多種理論，不但互無瓜葛，而且也沒有一項能跨越生命(life)和無生命物質(inanimate matter)之間的鴻溝(Lahav, p. 303)。他感慨地說，即使有一天我們的大腦能朦朧地懂得生命起源的過程，我們也可能永遠無法了解它的內在細節。

拉哈夫想必還記得著名的哈佛大學諾貝爾獎生物學家華特(George Wald)的故事。50年前，科學家們已懂得，從水的形成到原始生物的出現之間約有30多億年的時間。生物從偶然和機運而來需要很長時間，但30億年的時間似乎綽綽有餘。當時，華特在《科學的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 1954)雜誌滿有信心的說過這樣的名言：「有這麼多時

間，不可能的都變為可能，可能的變為可望，可望的變為事實。人只需要等待而已。時間本身能行神跡！」20年後，華特的同事，考古學家巴廣(Elso Barghoorn)發現了年齡高達36億年的細菌化石，顯示微生物在水形成後不久就已出現，沒有演變的餘地，推翻了華特「時間能行神跡」的謬論。想當然，華特當時必有點尷尬。為了表示歉意，《科學的美國人》25年後重載了華特這篇文章，並且聲明說，「這篇文章雖然令人深思，但是它也代表華特一生很少的幾次錯誤之一。」(參考Schroeder, 1999, pp. 83-86)。

四、綜合複雜觀(Integrated Complexity)

傅盧說，他最近讀了一本新書《世界的奇跡——從現代科學到上帝心意的旅程》，深深有所體會(Flew, 2005, 12)。他說，這本書極為詳細地從大自然的組織(order)推論到一位可稱為上帝的「智慧組織者」(Intelligent Orderer)。他強調，這種論點的說服力隨著人類知識的增長，日新月異。他稱這種新知識為「綜合複雜觀」(Integrated Complexity)。這本書的作者法傑西(Roy Varghese)用大量的科學資料來解釋似乎不可解的奇蹟(wonder)：為甚麼電子知道它的行動？為甚麼宇宙如此聰明？為甚麼生命如此奧妙？人怎樣從宇宙奇觀看到上帝？他所列舉的七大奇觀和100件科學奇蹟，使我們聯想到美國著名的《科學》周刊曾以「125無答案的難題」為主題，來慶賀該刊物創刊125周年(Science, July 1, 2005)。

Order一詞亦可譯作「秩序」，這位「有智慧的秩序制定者」(Intelligent Orderer)便是維持這種秩序的智慧上帝。80年代有幾位相當有才華的科學家專門研究宇宙的「自我組織」(self organization)能力。因為科學家和哲學家都不能解釋這種沒有後盾的內在能力，這些理論幾乎已問津無人。但是，以近代的科學為起點，從自然的組織可以推論到智慧組織者，從自然的秩序可以推論到智慧秩序維持者，從宇宙的精確可以推論到智慧設計者。

法傑西認為，「智慧」一詞的含意深遠。他說，我們必須區別四種智慧。第一種是非自主(not autonomous)的內嵌智慧(Embedded

intelligence)，例如原子能按照內在規律處理信息，卻沒有自主能力。第二種是活動智慧(*Active intelligence*)。與非活動的內嵌智慧不同，活動智慧包括生物的再生能力和它與周圍環境呼應的能力，是一種「自主」(*autonomous*)智慧。第三種是人類專有的自覺智慧(*Self-aware intelligence*)。人不但有抽象思維能力，能自由活動，而且有自覺意識(*self-consciousness*)。第四種智慧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可稱為無限智慧(*Infinite Intelligence*)，也可稱為「上帝」。法傑西說，智慧的關鍵在於它創造和綜合信息的能力。如果一切信息源於一種智慧，那麼這宇宙信息系統的來源乃是那「最高智慧」(Vaghese, 27)。

我們應該怎樣稱呼這位「無限智慧」的主人？是宇宙的組織者、設計者，抑或是創造者？被稱為當代愛因斯坦的英國數學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稱這種無限智慧為「上帝的心意」(*The Mind of God*)。他說，當我們終於徹底明白宇宙起源的理論時，科學家或非科學家一視同仁，都能在原則上懂得這樣的真理，能夠一同討論人類和宇宙存在的理由。如果我們找到那答案，我們就會懂得「上帝的心意」了(Hawking, 191)。

法傑西想必同意霍金的說法，為他的書《世界的奇跡》取了個副標題，叫作《從現代科學到上帝心意的旅程》(*A Journey from Modern Science to the Mind of God*)。法傑西似乎是建議，各類智慧以及宇宙信息都是客旅，他們來自上帝，歸於上帝。法傑西所談到的幾類智慧，以及有關的科學證據都來自當前科學家、哲學家的熱門課題。這些科學資料改變了傅盧的唯物主義觀點；雖然設計論有幾千年的歷史，傅盧說，今天以近代科學資料為基礎的智慧設計論的論點和說服力，比他最初接觸到的要強得多。唯物主義者否定「智慧」和宇宙以及生命起源的關係；面對宇宙大爆發、從無到有的誕生，他們說，真空(vacuum)狀態乃是宇宙的起源。面對DNA生命之藍圖，他們說，機運(chance)乃是生命的起源。法傑西說，這樣的自然主義信仰有點可笑；他說，讓我們想像，有一天，如果我們可能聚集有史以來的人類精英，包括牛頓、愛因斯坦、愛迪生、馬克思威爾等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來設計、創造一個像我們宇宙一樣的宇宙，雖然他們懂

得複雜的自然規律，但是誰會相信他們能夠造出一個宇宙來？如果我們不能相信人類智慧的總和能夠設計和創造這個宇宙，為甚麼卻相信真空(空無所有也)或機運(絕無智慧也)能夠做到？(Vaghese, 33)。

法傑西仔細地研討了自然規律和智慧，得出以下結論：我們研究了「心意」(*mind*)的各種特點，包括它的非物質本性，它的無法解釋的內涵和目的。我們看到，物質本身缺乏一種意義與目的的基礎(*a substrate of meaning and intention*)，所以，它不能解釋(抽象的)數學系統，或是有目的和意義的結構。但是，宇宙萬物似乎都有「心意」(*mind*)：大自然現象，無論是自然力和星河、蛋白質和氨基酸，都嚴守數學規律，都展現無比精確的結構，都遵循完善、協調的相互作用、都具有自主和有目的的習性、以及有觀念的思維。久而久之，科學家將「上帝的心意」和理性的自然相提並論；無論是人的智慧，或是自然的智慧，在他們眼中，都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了。(Vaghese, 331)。

物理學家戴維斯(Paul Davies)也順著霍金的提示，寫了一本《上帝的心意》(*The Mind of God*)，描寫自然規律不可思議的奧秘。科學家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形容超自然的智慧，就用擬人的方法稱之為「上帝的心意」。戴維斯說，無神論者認為，自然規律的存在不需要理由；宇宙現象的錯綜無非是種荒唐(*absurd*)。法傑西卻說，有神論者應該放棄這種擬人式的概念，因為這種概念混淆了有限和無限之間的根本區別(Vaghese, 331)。戴維斯自言自語地問，人算什麼，能夠算是如此美好宇宙的一部分？他說，「我不能相信我們存在於宇宙之中只是一線命運，歷史上的一個偶然事件，或是宇宙大劇本中的一個偶然波折(*a mere quick of fate, an accident of history, an incidental blip in the great cosmic drama*)。」他回答說，我們人的存在絕對是有理由的；心意(*mind*)不可能是無心意、無目的之威力的副產品(*no minor byproduct of mindless, purposeless forces*)。Davies, 232)。

傅盧說，他從來不熱衷上帝的啟示(*theistic revelation*)，但物理學家西羅德(Gerald Schroeder)對聖經創世記第一章的科學可靠性的分析，打動了他的心。西羅德的著作能夠影響像傅盧這樣的確據主義者是不無理由的。西羅德算是位獨特的人才：

他是正統的猶太教神學家，又是一流的科學家。他原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教授，後來到以色列研究希伯來文聖經30多年，寫了3本貫通科學和神學的、繪聲繪色的暢銷書：《創世記和大爆發》、《上帝的科學》和《不露面的上帝》。他綜合聖經知識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天衣無縫的對照大爆發科學發現和創世記上帝六日創造天地的敘述。不像一般科學家或神學家那樣喜歡相互爭論直到面紅耳赤，他只是冷靜的、有說服力的將科學和神學研究資料寫下來。了解西羅德著作的最好辦法是讀讀他的文章。在《不露面的上帝》一書的前言中，西羅德是這樣解釋聖經的：

《創世記》一章一節通常是這樣譯為英文的：「**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中文：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可惜，這種整個英文世界歷來聽慣了的譯法失去了希伯來文的原意。有這樣的譯誤不足為奇，因為這個英文譯法早出於1611年出版的英皇欽定本(**King James Bible**)，但欽定本譯文卻來自第四世紀耶柔米(**Jerome**)的拉丁文版，而拉丁文版來自2200年前的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七十士譯本來自希伯來原文。這麼說，「**In the beginning**」(起初)是從原文經過3次轉譯而來。

這通常譯為「起初」的開卷詞，在希伯來文是**Be'raesheet**，意思是**In the beginning of**，卻錯譯為**In the beginning**。這介詞 **of** 帶來的難處是，它的賓語不直接在文句中出現，所以英文譯文乾脆省略了(這賓語)。2100年前的耶路撒冷亞蘭文譯本意識到，**Be'raesheet**是一個複義詞：這冠詞**Be** 意為**with(用)**；**raesheet** 意為 **a first wisdom** (最先智慧)。所以，這句話的原義是：「上帝用智慧創造天地。」那智慧乃是上帝創造的第一部分，也多次在聖經中出現。例如，詩篇三十三篇6節：「諸天藉著耶和華的話而造。」又如，詩篇一零四篇24節：「耶和華啊！你所造的真是眾多。它們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充滿你所造的東西。」又如，詩篇一一一章10節：**Raesheet hohmah**——「智慧的開端」。智慧是宇宙的基本建築材料，也是一種內在的本質。智慧最複雜的啟示呈現在生命的過程中。智慧、信息、意念，是形而上學的創造大能和物質創造之間的橋樑，這就是「不露面的上

帝」。(Schroeder, 2001, 49)。

與無神論者不共戴天的是基督徒，但是西羅德不是基督徒。他們要攻擊西羅德，卻沒有能力和他辯論。即使他們被氣死，西羅德也不在意。當傅盧轉變後，無神論媒體大聲叫喊：傅盧中了西羅德的計！("duped by Schroeder")。2004年12月，當法傑西邀請傅盧參加以「科學發現上帝？」(Has Science Discovered God?)為題的座談會時，西羅德也居上席。會上所討論的主題之一是：在現代科學所有的偉大發現中，最大的是上帝。傅盧說：「我想，DNA的資料顯示，智慧乃是綜合這些異常的、多種多樣因素的必要條件。在這種極端複雜條件下產生的成果顯然是出於智慧之手。」(請參考該座談會的實況錄音 <http://www.sciencefindsgod.com>)。如果你問西羅德，傅盧是不是中了他的計，他可能會說，最好去問問那位「不露面的上帝」。(下期待續)

參考資料：

- P. C. W. Davies, *The Mind of God* (New York: Touchstone, 1992).
Michael Denton, *Nature's Destiny, How the Laws of Biology Reveal Purpose in the Unive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Antony Flew, *God and Philosophy* (London: Hutchinson, 1966, With New Introduction, Amherst: Prometheus, 2005.)
Antony Flew and Gary Habermas, "My Pilgrimage from Atheism to Theism,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Former British Atheist Professor Antony Flew," *Philosophia Christi*, Winter, 2005.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Horace Judson, *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9).
Noam Lahav, *Biogenesis, Theory of Life's Origin* (Oxford University, 1999).
Gerald Schroeder, *The Science of God,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tific and Biblical Wisdo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Gerald Schroeder, *The Hidden Face of God, How Science Reveals the Ultimate Truth*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Roy Varghese, *The Wonder of the World, A Journey from Modern Science to the Mind of God* (Arizona: TYR Publishing, 2003).

(作者為自由傳道人，曾獲得數學及神學等學位)